

龙门镇的龙门阵

□二莽子

小年夜一过，大年跟着就到了家门口，而且今年还是最大的大年。没错，十二属相中，有谁比“龙”还大呢？

小时候，常听妈妈说，龙大，家也大；家大，门也大。咱老家是个沿河古镇，方圆几十里，都是龙之门。这不是妈妈瞎掰，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镇上人都知道。

妈妈给我讲：从前，镇上有对孤儿寡母，母慈儿孝。母亲体弱多病，全靠儿子割草养家奉母。一天，儿子又去山中割草，突然，眼前一片嫩绿，是从未见过的葱茏小草，不多不少，刚好割满一背篋。第二天，这里的草又茂盛得和昨天一模一样，他高兴疯了。不多日，母亲的病渐渐好转，家里的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

可没有不透风的墙，镇上财主家的恶少发现了他的秘密，恃强抢割了他的草。无奈之下，他挥刀斩断了草根，意外发现草根下有一颗光彩夺目的珠子。他把珠子悄悄带回家，偷偷埋在米坛子中所剩不多的米底下，第二天，坛子里长满了米。他把珠子放进钱袋，钱袋也满了钱。娘儿俩好不高兴，忙着把余粮余钱分给镇上的穷人。那恶少知道了，就带人到他家搜抢宝珠，情急之下，儿子把宝珠藏在嘴里，只听“咕噜”一声，不慎滑入腹中。

恶少两手空空，悻悻地走了。儿子却口渴得要命，不歇气地找娘要水喝。他喝光了水缸，喝枯了水井，化成了一条可爱的小鲤鱼。接着又喝干了小溪，喝小了大河，纵身跃入河中，化作一条龙。母亲见状大惊失色，儿子道：“娘亲别怕，为报娘的养育之恩，二郎神已把几点化成了巨龙，专施风风雨雷电，保佑娘和乡亲们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娘方神清气定，喜笑颜开。转眼间，儿子已游到河心，当娘的又惊了：“我儿去哪？”儿道：“儿既成龙，当归大海，娘莫怪儿不孝远行，儿若今生不能为娘尽孝送终，来生还要当娘的亲儿，再报娘恩。”旋即顺流而下，慢慢远去。娘悲痛欲绝，不停竭力哭喊：“龙儿回来——”“龙儿回来——”“龙儿——回来——”……

娘喊一声，龙儿马上抬头回望娘一眼，江边立即冒出一个滩涂；娘再喊一声，龙儿再抬头回望娘一

眼，江边再冒出一个滩涂；娘的声音越传越远，滩涂也越冒越远，从古镇到川江，再到扬子江，最后到大海口……

后来，有位高僧云游到古镇，听说这事，仔细端详了峡谷的山水走势后，就把峡谷叫龙门峡，镇守峡口的山叫龙门山，山下的庙子叫龙王庙，山上的庙子叫龙门寺，河水转弯回旋处叫龙门沱，古河道形成的小平原叫龙门坝，左岸的河弯叫龙门码头，古镇就叫龙门镇。他还沿途一一数到了长江入海口，总共有24个滩涂，取名“二十四个望娘滩”。千百年至今，广为流传。

这就是妈妈讲的老家龙门古镇的民间传说，儿时，我百分百信以为真，幻想自己哪天也捡颗宝珠吞进肚里，变成鲤鱼，再一跃成龙。长大后，我走的地方多了，见识广了，知道了在龙门古镇之外，在省内甚至省外很多有江河的地方，也有龙门，也有类似的民间传说，细节不完全一样，惩恶扬善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但我还是以妈妈讲的故事为正宗，认为生我养我的家乡才是真正的龙之门。

家乡不但有龙门，在古镇周边，在大河两岸还有小龙门，还有小龙乡、二龙乡、会龙乡、龙桥乡、龙岭乡、龙泉乡、龙池乡、龙桂乡、龙凤乡、鱼龙乡、飞龙场、蟠龙场等众多龙的所在和龙的传说。老人家端午节要划龙船、赛龙舟，过年要写龙、画龙、舞龙、耍龙，还要扎龙灯。有金龙、银龙、苍龙、火龙、水龙，还有板凳龙、竹子龙，连蚯蚓都叫地龙……实实在在的龙图腾，诚诚的龙崇拜，十足的龙文化。

其实，不光是咱老人家因龙门引以为豪，龙也是咱中华民族的特征标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公元2000年，人类跨入新世纪，迎来新千年，也是华夏民族跨世纪，新千年的第一个龙年。国家邮政局专门发行了一套五张《小鲤鱼跳龙门》特种邮票，特地在盛夏八月，在咱老家龙门古镇龙王庙的龙王爷面前，面对滔滔洪水，隆重举行了邮票首发仪式，在龙腾鱼跃，国泰民康的欢乐气氛中，正式对龙门古镇与“小鲤鱼跳龙门”这一经典民间传说的渊源，进行了“官宣”。

蔡寅坤画龙

龙年画龙 画出无尽气象

□王嘉

“玉兔献瑞归，巨龙携福到”。岁岁守岁，中国当代知名大写意花鸟画家蔡寅坤的作品具有“重、拙、大、豪”独特画风。新春画生肖是他每年的习惯。此次蔡寅坤画的青龙，与众不同。

“滚滚长江浪，汤汤黄河水”。人们常常想象龙在天空中飞翔，翻江倒海，气势磅礴。在作品中，蔡寅坤吸收了各种绘画技巧，更将书法技艺融入绘画之中。他将草书的笔势与气韵巧妙地与画龙技艺相结合，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笔下的龙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感叹。笔老墨精，蔡寅坤画龙一气呵成，他的画作充满了力量和生命力。

古人云：画龙者，得神气之道也。在画布上，蔡寅坤将龙描绘得栩栩如生。他的画作如同一条蜿蜒曲折的江河，有时隐藏在深渊之中，有时腾云驾雾于天际，有时屈曲矫健，有时展翅自由飞翔。站在远处，仿佛能听到龙的悠长吟唱，让人情不自禁地捻断长须；走近观看，更能感受到龙的气息吐纳，仿佛要将“栏杆拍遍”。蔡寅坤画龙，龙首昂跃，犹如口中衔着明灯，光芒四溢；他笔下的龙，点睛之处充满威严，如同初升的日光，耀目夺目。

“我不追求与真实事物的相似，但我追求表达出它们的神韵。”这是蔡寅坤艺术创作的原则，他用心去感受龙的每一个细节，用笔去描绘出它的精神。他的画作不仅仅是艺术，更是对龙的情感和敬仰的体现。色不碍墨，他大胆使用颜色，使画面更加生动和富有诗意。他用色彩来表达龙的美丽和力量。“在变化的大自然中，我既不感到欢喜也不感到恐惧。”这是蔡寅坤对生活的态度。他用自己的艺术服务于时代，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蔡寅坤每一幅倾心之作都是他天赋异禀与刻苦努力的结果。2024龙年，龙在四海中翻腾，与日月争相辉映，寓意着新生、希望和勇气。蔡寅坤为龙创作了生动的形象，也是为观者祝福：甲辰龙年，龙在九天之上长啸，福星高照，万事吉祥。



风物

风凛腊味香

□杨庆珍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风和时间。”这句话很动人，像一句诗，有留白，有想象。

此刻，我站在金堂龚家山上，风吹过肉林，横七竖八的竹竿上，那些腊肉、腊排、腊猪头、香肠、风鸡、风鸭、风鹅，甚至还有一串串绳子捆绑的鸡爪，构成庞大阵势，是不折不扣的腊味森林。它们被盐仔細腌过，被手用力揉搓过，被多种香料灌注过，还有被柏枝和柴草熏过，接下来，它们会被时间加持，被风的舌头反复舔舐，被阳光的手指一次次温柔抚摸。

汉字极美，而且每个字都是意义的宫殿。且说这个“腊”字，作为一个多音字，当它读作lǎ时，繁体字写法为臘，指的是阴历十二月，本义是岁终时合祭众神的祭祀，后来被简化成了“腊”。其实古代早有“腊”(读音xī)字，是指干肉，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提到，“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因此，腊(lǎ)肉(腊月腌制的肉)与腊(xī)肉(一般意义的干肉)，并不是同一事物。不过，普通老百姓是不管这些的，反正都是指向好吃和美味，至于它们的能指与所指，就留给学者去研究吧。

腊味的隽永，需要风的成全。冬总是干冷干冷的，凛冽的风一日日吹刮，吹透肉食的纹路肌理，吹去它们的腥膻气，去伪存真，去芜杂存菁华，渐入佳境，从而萃取出精华之香。就像经历发酵的老茶和长年储存的老酒，滋味更醇和、端正，余味悠长。

小时候，每年冬至过后，照例是农村宰杀年猪的时候，我记得父母总是卖掉半边，换些钱贴补家用，剩余的猪肉、猪下水拾回家，父母要忙活好几天，熏腊肉、装香肠、抹酱肉。熏腊肉是件大事，猪肉先切成一条条，抹上盐，使劲揉，吹两三天后，用砖搭起一个简易熏炉，再用甘蔗皮、花生壳、玉米芯、柏枝慢慢熏烤，直烤得红澄澄、黄酥酥的。装香肠全靠人工，削下竹筒便是灌装器，洗肠衣、剝肉、拌馅儿、灌装，父母合力也要忙上大半天。拌香肠馅时，整个院子里都飘荡着白酒的香气，父亲说加些酒才好吃，并且

香肠不坏。香肠做好，还要经过漫长的晾晒，干透了才取下，移入厨房。有一年腊月底，寒风刺骨，晚上全家人早早就歇息了。不知为什么，那晚全家人都睡得特别沉，连老黄狗也没有吠叫一声，不承想，天亮起来傻眼了，厨房灶台顶上悬挂的腊肉香肠被偷走了！面对空荡荡的厨房，我们差点嚎啕大哭。所幸没被偷完，烟熏猪脑壳还在，还有两小条细碎的腊肉。也许，撬杆儿(小偷)最终良心发现，至少给我家留下一个年三十祭祀祖先的猪头。

那年春节，我们就只好省着吃。父亲变换着花样炒炒荤菜，切几片腊肉，用花菜炒，或用青蒜苗炒，他还无师自通，用折耳根、青红椒一起炒，还真是人间美味。话说回来，有时候食材的匮乏，反而会激发出厨艺的创新。年三十，一堆洗净的囫囵的胡萝卜、切成大块的白萝卜、带蒂的青菜叶，和烟熏猪脑壳一起煮好，捞出，盛在脸盆里，端到堂屋，点燃香烛纸钱，开始祭祀。我也跟在父母后面，跪在红字写的神位前，作揖磕头。次日初一，父亲从地里拔几根新鲜大葱，洗净，斜切成片，加红油辣椒、花椒面、白砂糖，再洒几滴醋，与切成薄片的烟熏猪脑壳一起拌匀，滋味香醇，独特美妙。这件事，我以为早在生命中忘却，但是四十年后，在龚家山上，突然清晰地浮现眼前。人到中年，多少重要的事仿佛都统统忘却了，但其实它们一直沉睡在记忆的深潭，偶然间一拉引线，它们就如萤火虫一般，在心头闪烁明灭。

凉拌烟熏猪脑壳的美味，我永远记得。与此相勾连的，是曾经的匮乏、困窘，以及纯粹的快乐，比如，村头核桃树下爆米花时“砰”的一声巨响，集市上买回的一捆甘蔗竖立在墙旮旯，年二十九我妈炒场锅捣豆、炕南瓜籽的香气，灶头煮粽子时蒸腾的水汽，还有那只只用于粘贴春联、门神的浆糊碗……彼时的年味那么浓厚，大家都把过年当作郑重的事情，因为仪式感，并且年复一年，成为人世无常里的一种有常，带给人稳妥，仿佛人生之舟的压



Literature&Arts

锦水

04

成都日报

锦观



2024年2月14日
星期三

诗歌

永恒的彩虹

□余庆

一场雨雾
蕴含了花蕊
轻吮的青藤老了
盘虬于孕育生命的土壤
媲美那些不同羁绊
褪尽晕红的愁

阳光蹀点
春色已融入心田
屏息白夜静谧
莺花在争艳吐芳
阒黑聆听风语
露出了绿肥红瘦的轻

日升月落
遮住初始的语言
踮起脚尖为欲望减负
沉入梦境的虚妄
吞噬一盏花灯
颤摇着在风中呢喃

收回魂魄
停格劫尘的画面
触碰到搅扰的嫩芽
春水淹没了喘息声
潮汐牵缠着曾经的过往
倒下湿润的影子

自如切换
在柔软的时候爱屋及乌
小心翼翼地蠕动着
汲取细微筋脉
春雨，似花朵一样温柔
锤打一个黄昏时醒来的过客

忧思缠绕
窄衣罩上轻纱
柔弱在夜空中垂眸
瞰着面纱遮蔽
求上天赏赐一个永恒的彩虹
美梦与臆想一样干净



春节小景 子愷 绘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